

走進彼思動畫電影



市井萬象

尖沙咀海港城在「海運觀點」等處舉辦 Pixar Fest 展覽，慶祝彼思動畫 (Pixar) 成立三十五周年。活動精選了十二部彼思製作的經典動畫片的場景裝置，吸引眾多市民前來打卡。展期至八月十五日。

中新社



百年飛躍 世界奇跡



如是我見 譚國偉

七月一日正值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，亦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四周年。為此，筆者所在的優才書院中小學部召集了師生在操場舉行升旗禮。礙於場地所限，未能到操場參與的師生則於課室以視像直播形式同步參與。

錢老當年曾被問及中國人能否造導彈，錢老說：「外國人能造出來的，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。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不成？」憑着這樣一股精神，在錢老的帶領下，中國先後於一九六四及一九六七年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，而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「東方紅」亦在錢老的領導下於一九七〇年發射升空。中國在經濟最困難的六十年代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順利完成「兩彈一星」的攻堅研製工程，成就舉世矚目。

錢老當年曾被問及中國人能否造導彈，錢老說：「外國人能造出來的，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。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不成？」憑着這樣一股精神，在錢老的帶領下，中國先後於一九六四及一九六七年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，而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「東方紅」亦在錢老的領導下於一九七〇年發射升空。中國在經濟最困難的六十年代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順利完成「兩彈一星」的攻堅研製工程，成就舉世矚目。

阿拉斯加鮭魚

在阿拉斯加淡水河中出生的一種阿拉斯加鮭魚，剛剛出生半年，八月的阿拉斯加數千條河流正值洶湧，滔滔之聲，聲震遐邇。這些從未經過風雨，更未見過世面的阿拉斯加鮭魚，長不過初夏的麥穗，又如春天的柳葉，隨着奔騰的河水，直而下，奔向阿拉斯加灣，奔向太平洋。從那一時刻起，牠們就告別了家鄉，告別了淡水的甜，迎來了海水的鹹，開始了一絲不苟地重複着祖先千百萬年走過的生命之途。



閒話煙雨 白頭翁

四年以後的深夏，有五至七億多條身強體壯、矯健俊俏的阿拉斯加成年鮭魚竟然又浩浩蕩蕩，重歸故里。淡紅色的鮭魚把一條條河流染成玫瑰色，何等壯哉！令人稱奇的是這數以億計的阿拉斯加鮭魚，少小離家，從數千條河流中游向大海，對於所有阿拉斯加鮭魚皆為一條生死之途，不歸之途，何處是歸途？一千條阿拉斯加鮭魚中只有四條能活下來，每一條鮭魚都有自己的苦難史，都有一個再也無法圓的歸家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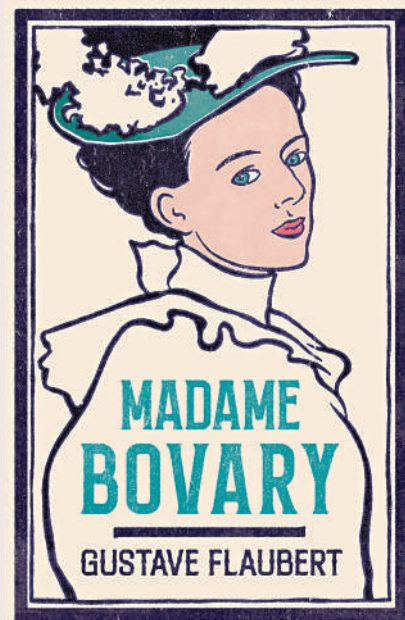
留給人類科學家的難題是，這些鮭魚是如何準確地尋找到自己出生的地方？兩條河流相距不過區區幾公里，一群洄游的鮭魚從五公里以外就集體行動，從不棄不離，生死與共，但到兩河河口之時，就會自動分開，絕不會出現混亂。千里之遙穿一針之孔，其定力何在？不勝感嘆，洄游難，難於上青天？而生命的最後一搏，也是阿拉斯加鮭魚的最後一搏。可謂前仆後繼，視死如歸。自進入淡水中，阿拉斯加鮭魚不吃不喝，猶如進入一場宗教的「辟穀」，牠們是逆流而上，千石萬岩，瀑布河壩，要麼九死一生；這麼多鮭魚連續衝關，一次次高高躍起，一次次重重摔下，再躍起，再摔下，直至千錘百煉，遍體鱗傷，直至化作春泥，滋潤着阿拉斯加的森林、草地。

虛榮：《包法利夫人》



讀書關鍵詞 米哈

一八四九年夏天，法國各地的報紙刊登了一則本來沒有太多人留意的新聞：一位名叫戴爾芬·德拉瑪 (Delphine Delamare) 的二十七歲女子，因為婚外情與債台高築而服用砒霜自殺。然而，這報道吸引了法國現實主義小說家福樓拜的目光，啟發他花了四年零四個月時間，每天寫作十二小時，寫滿了一千八百頁正反兩面草稿，完成了經典作《包法利夫人》。



▲福樓拜經典作《包法利夫人》。資料圖片

更何況她對於美好生活的虛榮，而在那一個父權時代，當一個女性沒有辦法以自身的事業和工作來獲得更好的生活素質，她除了埋怨丈夫，還可以做什麼呢？包法利夫人嘗試追求浪漫的愛。艾瑪之所以成為了包法利夫人，非因自主的愛情，而彷彿是她的父親魯歐老爹與包法利先生的協定。這邊廂，包法利先生心裏盤旋，魯歐老爹不會拒絕他的提親，那邊廂，魯歐老爹想着，包法利先生「一定不會在嫁妝上和他斤斤計較。這一點可是非常重要，因為他還欠水泥匠和馬具商人一筆錢，而且蘋果榨汁機的橫杆也等着修理，他勢必得將二十二畝田產賣掉才行。於是他下定決心：「只要他向我開口，我就點頭答應。」

彭湃寫農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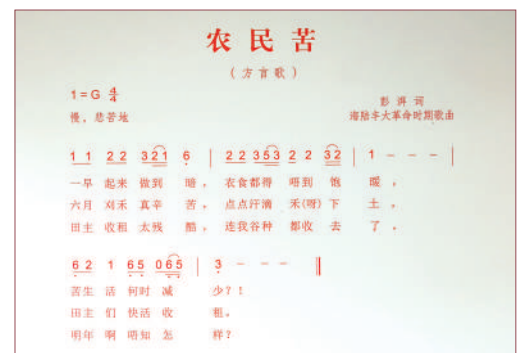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經緯 霍無非

一早起來做到暗，衣食都得唔到飽暖，苦生活何時減少？！六月刈禾真辛苦，點點汗滴禾 (呀) 下土，田主們快活收租。田主收租太殘酷，連我穀種都收去了，明年啊唔知怎樣？這是九十多年傳唱在粵東海陸豐一帶的方言農歌《農民苦》，歌詞作者是彭湃。對着詞譜哼起這首農歌，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彷彿在眼前。

彭湃，本是海豐縣一個大地主家庭的四公子，從小吃穿不愁，養尊處優，好動的天性使他早早接觸到農民，十一歲上，他隨長兄到鄉下收租，眼見佃戶們「鐮刀掛起，米甕無米」，童真無邪的他說：「不要交租了」，驚了在場的人。這，大概是農歌初始的素材積累吧。成年後，彭湃離開龍津河畔白色洋樓的家，赴日留學，學習探索新知識和救國振邦之道，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學說，並認定為人生奮鬥的目標。回國後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他心繫農民，「喚起工農千百萬，同心幹。」農歌漸漸在胸中醞釀。

成，用海豐方言作了詞，起名《農民苦》，譜了曲，這首四分之四拍，悲苦沉重的農歌誕生了。彭湃親自教唱，農歌回響在龍津河流域的街巷阡陌，成為大革命時期海陸豐農民隊伍的主要歌曲，對敵鬥爭的銳利武器。

農歌這邊唱來那邊和，響遍南中國，紅透半邊天。彭湃寫農歌，是冒着生命危險寫的，最終他為中國革命拋下頭顱，灑盡熱血。然而，出自他筆端的農歌《農民苦》、《農民兄弟真淒涼》、《起義歌》等，用樸素的道理，親切的鄉音，開啟廣大農民的覺悟。沒有這些接地氣詞語唱的農歌，哪來今天甜美動聽，純真入情的山歌、酒歌、茶歌？



▲《農民苦》詞譜。作者供圖